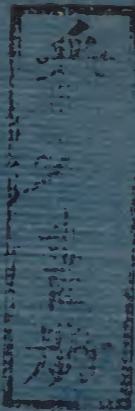


淇園文集

五



和書門	二六三〇	一〇五〇	一八冊
類	函	架	冊

內閣文庫	二六三〇	一〇五〇	一八冊
和書	函	架	冊

詩集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26340
冊數	18 (8)
函號	206 141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淇園文集卷之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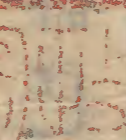
皆川愿伯恭著 男允校

贈笠井尚迪歸石見序

生以去歲癸丑春二月始來委贄予因日來以受業余視其為人志篤而精勤苟遇有所未通則必問焉而其聞有所未審則必再覆焉必達而後息吾見其日進不已而心思有



序



淇園文集卷之五

終以成之甲寅秋七月生其色愀然來告別
問其再遊則曰親老矣是以難於期矣家貧
衣食于業矣是以艱於遊矣且曰願得一言
可以論於他日者也余亦爲之悵悵乃因告
之曰凡物莫非命也以子之好學而其歸難
期再遊者亦命已雖然命無有一定天隨人
而變人誠求之天亦必從之矣子之歸尚好
學無怠則安知其不可得再來哉則豈唯遊

而已凡人之死生存亡窮達貧富毀譽饑飽
亦然無廢其務而至則安之請以此爲論生
請書因書以畀之

送宮城榮順歸省越中序
孔子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爲巫醫矣余嘗視
世爲醫者其執方率隨症變而有恒者寡矣
其或似有恒者又迂拘執泥不知權衡其所
施治者或失於標本往々以誤人命則其弊

均矣余心欲得暇日論較古醫籍所述驗諸
今病之當否而以定其用方之常者久矣越
中宮域生與諸生同學文於予受業刻勵未
及期年而其文獨大進余以謂沙中見金矣
生又學醫於和田氏意其於受業亦猶如於
文學也乙卯仲夏余命門人爲醫者數人旁
爲治療貧困病不能迎醫者其法令其每療
一病各先書其按且預指其藥見効之日期

言中爲功不中爲過而生之施方皆有定規
凡其按病診脈不敢苟取及論他人所投藥
之宜不宜率皆有功驗矣余心喜以爲此可
以共論校驗定醫治之方矣初生在鄉少頗
斲弛及請官學於京其父未信曰若強往則
吾不敢給其資也生乃銳身獨來京在旅舍
夜身鬻鍼治取其備直以供食費晝則刻勵
以學父故人居京者憐其孤困給之衣食費

海國文集 卷之三
頗贍裕則益更刻勵是以其業並皆得大進
自生離鄉已經三年而其父母聞之急欲得
見其面數貽書以促其歸今茲秋九月生不
得已而欲歸省乃來告以其故且曰不久將
復來也余大為悵恨然其所悵恨者吾豈獨
惜之其遠別而已哉吾所欲共論較驗定者
亦豈欲以利我身者哉其業儻或得以大就
則自今以往其或可以大庇生民矣雖然其

得再遊與不得乃亦有父命在惡得強之乎
唯生常不忘於彼所大就可以大庇生民之
業則縱不得再遊其猶如得再遊也乃書以
齋之行云

贈河井盼別序

津山河井盼奉其君命來京寓余塾而學者
五年是為寬政六年其春津山公薨其明年
春三月其藩有司以君命召盼歸始公之命

游國文集卷之五
四
盼來學者蓋聞予易學之有異前儒故特使
之而盼精勤受業不敢息其業略將就也今
承其君命不得不舍歸則其悵悵之情不言
可知也余因謂之曰子先君之命予來學者
非苟欲以華子之國也將以令子有所成而
以教子之國人也今之嗣君及諸臣諸有司
其豈又有幾先君之所志願而以欲令子莫
所訓於國人者邪今之召子者意其以子之

遊已歷數年故以為雖業已就仍留京不歸
也則子之歸盍告於嗣君諸臣諸有司曰易
之道廣大而其業精微非通人選材固不可
以驟得成其業子之遊雖已歷數年然其於
為業猶有未盡矣今而舍之則是空前功也
誠令子再來以畢其業則其道之傳實足以
闡漢儒已下迷謬之妄而以大裨於國人矣
子嗣君及諸臣諸有司信子之斯言則其必

命子再來畢其業子身方今君卑微如居卑
微而其言欺上則其於爲罪何如邪余是以
度子嗣君及諸臣諸有司必無不信子之言
之理苟信之則其豈猶欲以蔑先君之所志
願哉雖然若猶不能信之則天之未欲闡道
於子之藩也其豈有可言者哉其亦安命可
也盼因請予書其言

送源貞一遊近江序

夫遊有三其一以求仕者也其一以探奇勝
者也其一以有所避者也所避或人或事貞
一之遊避事者也貞一寓於人家而讀書而
以其室事交於前爲囂而妨以接俗客爲煩
而累適會近江黑田村妙德寺僧欲延貞一
以爲館賓貞一喜其因以免妨累也即應其
請而治任將行謁予乞言予曰子之避事而
遊也善矣雖然凡人常淫於佚而勤於艱故

湖關志 卷之五
四
曰樂土之民淫瘠土之民勞何以爲然則凡
人之勤事業者無不由求其身之免於危難
妨累瘠土之民其田產不贍給是以不得不
勞動以謀所救其困乏若夫樂土之民食飽
衣煖身體常得安安所用其勞動是以遂以
佚淫之邪僻焉矣今貞一得以除其妨累而
爲人館賓予恐其或以其無妨累流以之佚
惰也貞一無喪其志可也且人之患莫大於

常與卑者處今貞一爲人館賓則其徒仰貞
一如無可復加矣貞一無乃自視龐然以爲
足矣乎貞一能自顧省以防斯二害則其遊
可以益貞一爾予以爲一日長於貞一也於
其乞言不敢不以告戒之云寬政九年丁巳

夏六月三日

送細井生還秋田序

細井生世仕于秋田而其來京學於予也本

由於中田生中田生舊學於予而深信開物
之學有益於解古書也及東遊在秋田日與
細井生輩數人遊爲語以開物之義細井生
輩深爲歎服及其西歸皆各具書其名字託
生爲介遙投贄爲予弟子後十餘年細井生
則請藩獨自銳身來於京寓予塾者五年受
詩論語等業而今茲將還其鄉乃請予一言
於其別嗟呼余所宜告者詩論語已盡之矣

余更何言哉無已則中田生之所嘗說者我
恐其猶有未盡也余今將竭之令細井生還
鄉以述之則其或聞之而以興起者其或又
以得爲之輔翼乎蓋夫文字者不過用以寫
言語而已而文字之作於古本因聲而製後
之用文字沿詁而行因聲者於意精沿詁者
與情踈是故今之字與古同而其義皆與古
真者相遠民心亦自知其踈遠故其用之之

際常多阻疑自漢已後字或有聲無異而義
分二三者乃其阻疑致之也阻疑故其文之
用字率佐以副貳是以古之言文簡而理奧
今之言文繁而旨淺自漢已降每代而文益
繁則字用同而義益訛譬猶男女同一人而
昔少而今老也欲以今之老者視之於其年
少時之情狀則何以得其當焉欲以今之義
求之於其古之情理其不能通者不亦宜乎

請更以今世人所有自鳴鐘者喻之夫自鳴
鐘之爲物也其中有大小數十輪其最大者
懸之以大小錘以令其自運轉而其輪邊有
刻齒以撥其次輪如是相承以及於其至小
者此小者之轉乃所以令其鐘者出聲以報
其時者也此其輪々相承之間或有著一微
垢於其齒際則必以害其之運轉蓋雖其一
齒之滯因以礙其餘輪其報時乃必有愆失

焉矧其大小之輪皆有垢滓者乎此殆將皆
不可運轉矣今夫文者積字而成句積句而
成章積章而成篇此其積字之間譬猶自鳴
鐘之輪々相承今之昧字義者而讀古文不
唯一微垢之滯於一輪齒間也由是思之細
井生之畧通於開物而粗識字義也其以解
古書猶如自鳴鐘之輪轉無礙而報時不愆
也彼未知開物者之於古書譬如自鳴鐘之

諸輪有垢不可運轉者也彼其習於其不可
運轉者無乃恠於細井生之鐘之自鳴乎是
故予於細井生之還鄉也欲其首先明開物
之道不可不學也是以爲舉其說細井生其
務以述予此所舉之說則人其以得聞知細
井生之鐘之能鳴焉哉

送鬼平父雅歸東叡山序

始安樂心大王之受其法位於東叡也

王年尚少乙葉某為之保輔相從而東徙
 乙葉嘗從予學詩書及其在東轍每官暇
 為其府僚子弟講授經藝久雅世家之子也
 常從之受業後娶乙葉女乙葉已歿而
 王以多疾患遜位而復還京師久雅以名號
 佐渡受其家宰之任從王西來居京師
 王好倭歌常與侍臣共賦詠以僧大愚善咏
 召之視草又以僧六如故出東轍今居京而

善詩每召命以其倭歌題賦詩六如素與余
 善遂亦薦召余同參其席久雅於是遂拜余
 為師相從受經藝以其身總府中庶務故其於
 王府日無不以已入以未出而其來以受
 業於余則常自辰至巳時或又以未而達夜
 分雖風雨不避矧寒暑乎蓋五年猶一日云
 今世人之於學詩書率不過資之以文其口
 辨若辭藻而已久雅以其嘗有乙葉之有素

而其於余猶如續舊緒也乃直以其所聞施
諸其躬行及其事務蓋常喜其所聞之多益
而其好之日甚於一日矣今歲夏四月日六
王疾稍益篤五月遂薨葬之於山科毗沙門
堂山塋既而凡王府諸僚本相從西來者皆
當復歸東轍而又雅方業詩未竟大雅也因
言不幸道王之捐宮他豈有可言者哉然東
歸則山川邈矣無由復見先生以完未竟之

業是爲憾耳余已深知其人之足可授詩業
也今已不可得完之而又聞是言則心不能
不爲之愴然也雖然人事有天不可豫定安
知異日無有得完之時焉乎且余詩已有
成書久雅能自精意以求之於其書則不必
待余面授也則亦唯在久雅之不廢其志也
耳因姑書其意以贐之其別

送河孔陽如長崎序

先是余素聞江戶有宿儒河子靜久矣享和
癸亥季冬其子孔陽來京請謁余見之則孔
陽爲余發其行裝所齎柴子彥送序其序中
言孔陽善書其體以米襄陽爲師法且言其
行抵京則且先見余以請躋言孔陽因言家
父經史之餘好詩又嘗廣涉天下本邦典
籍諸家記載其中錄唐賢詩篇萬語者往往
有之率亦皆今西清所輯刻全唐詩集中所

漏逸者也家父每見輒抄錄及經數年其所
獲殆溢篋笥於是遂輯集成三卷命曰全唐
詩逸僕今將西遊長崎一觀外國清及朝鮮
紅毛諸船風采以弘覽識而行橐中亦齎其
書幸或得傳之清客而以補其逸闕則是亦
不虛家父所嘗搜集之勞也前者途歷伊勢
四日市則家父門人池五山在焉及聞是事
乃勸僕刻傳僕是其言來京已命工計比及

春二三月五當竣竣則將齋其刻本以西也
願先生爲書是事以爲送序夫以河陽宿儒
之子善書又有柴子彥勸其在京來見我乎
且夫唐賢逸藻雖零句碎語亦皆崑山之片
石桂林之一枝且西土之所亡而我土存
之者無乃天有意護之者邪子靜君之勤豈
可不謂之全唐詩之女媼氏乎孔陽欲就其
父志而能以刻鐫且遠齋之長崎欲以傳之

西客者豈亦可不謂之孝能不厭勞乎然余
乃更有望焉蓋余竊觀今西人書率多宗董
玄宰而其筆氣綿弱體格卑近矣孔陽書學
米酷肖矣孔陽適長崎與西客會因便示以
其所書則於彼其學書之法亦未可必不足
以爲他山之石也不知孔陽以爲如何

送伊澤生還岡山序

孔子言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

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余蓋嘗據此而思之天時之於人事實有其數然而不可強也不則奚其以舜禹之聖而其文乃不勝其質邪其文胡必待殷周而至焉而成湯文武周公又何其不循虞夏之質而其制度之必由其文哉蓋夫天時之於人事譬猶冬宜裘襖而夏宜絺綌非裘襖者之愚而絺綌者之智也雖然道有污隆時有通塞夫西土雖

爲堯舜文武周公孔子之國而自西漢已降六經之文晦乎湮塞矣何以言之者西漢已降儒者之言經率皆失其文義豈唯文義乎仁義人之道也并亦失仁義之實而獨傳其名耳蓋古所謂士君子者以其身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不行賈而得用財故以治民安世爲其身之任以脩己安人爲行之本自天子至於士位異大小而其道一也唯小者以補

翼其大者爲其宜是以又有君臣之義有百
司之別此其所守分者義而所務者仁也如
農工商之仁義乃亦存乎其各職之中故曰
百姓日用而不知也此是之謂天下之至道
也矣漢儒已降昧乎是則士君子皆不得聞
聖人之道則以爲士唯祿仕爲其國君之役
而已如其爲士之道乃立節養譽以不辱其
父祖而已士旣以是立一己爲其道則農工

商乃又以欺人利己爲其身所當爲矣是使
天下人皆以獨善己身家爲天下之至道也
民俗之日趨漓薄而好爭喜鬪者不亦宜乎
是乃西漢已降儒者失經義之過使然也然
則欲無失經文義安由亦在明名物也已故
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欲明名物安由
亦在明易開物之道也已開物之道存乎易
而漢儒已降槩亦皆失其法余自少壯心已

悟古有開物之道潛心刻苦以求之積五十年晝夜鑽研乃始得以復古道而道德之名得達其物而六經之文率可不乖其義亦唯天下方昌平而聖明臨御其治化之德筵于上下天開是道之時適值予之悟求者耳不則此豈予庸劣之所能得者哉備伊澤生以其職事來在京邸者一年學余甚勤而略聞其爲學之要及

瓜期將近請予贈言而予乃欲生還藩之後述予言之亦俟其時也是以特爲書此

送僧亮道歸邑序

近江黑田邑明德寺主亮道好書以寬政己未孟夏介余門人新羅弼以執贄於余門然以其邑遠在湖東而身不可得淹在京以受業故常代迎余門人可以足授業者於其寺以受其教蓋新羅丁結城谷田部四生皆其

嘗往者也往輒留之數閱月日與相對講習
弗息其酷好可以推知也享和癸亥仲秋復
入京詣余請曰初入京率三年而一來而又
不能久留以侍左右是為憾願得為書一言
歸以常挂之寺壁上而以比諸日侍左右之
意也余感其志之至篤欲為書一語而其歸
邑之日已迫余亦適明當祭先人齋不可弄
筆墨於是姑且識其志道之篤以請之而以

驢之其行

送僧公巖歸酒田序

出羽酒田淨福寺主公巖之在京初投贄於
予者蓋為距今已十年前之事當時又有其
同鄉人上林生其委贄余者先於巖以為之
介云二人既數來略皆聞余易說而歸以語
之生父白水叟始酒田之俗皆樸魯無知有
學者而叟少遊學四方數年而歸於是始唱

文學以導一鄉酒田之民知有學者以叟爲
其嚆矢而公嶧亦自幼嘗受業於叟二人既
歸語之時天方雨叟乃驟起着屐將出門皆
驚問欲何之叟曰聞今所語是蓋易學之得
正者吾今欲過京以受業其人也語訖復欲
出家人亦皆諫止之叟曰然則余爲汝輩止
行二人則必往學之以卒其業爾後嶧與生
來京輒問易余而叟尋死其臨終亦遺言二

人必卒受易業旣而生亦遭疾沒於京舍而
巖又每來京或有故不能淹或淹則不得數
來余家而纔來問以文字之業而已今茲乙
丑閏八月巖又承東法主命令其暫還鄉來
歲春復來於是余門人數十輩並皆作文以
餽其行余亦不得不爲叙一言蓋余業易殆
已五十年而今茲始得完成則從今已往欲
受余易者其書已備而其道益明矣以巖之

有其師遺命不可無不卒其業則來歲之至
京也是宜專力之時之方至也其豈可不思
哉其豈可不思哉

送川崎生歸飫肥序

川崎生世仕於飫肥飫肥之土距京師數千
里阻海而居其西南隅矣然而其地海岸有
鷄尊所誕之巖窟云此非 帝室所創
大統之遺壤與夫道德仁義之教之可以澤

斯民者與 帝業之可以澤斯民者侔
則飫肥之土安知不亦為胚胎道德仁義之
教之本基哉川崎生來京學於余者四年而
其業大進今茲初夏欲暫歸省而乞予言余
見生為人謹厚且好學甚勤而其所習聞者
亦已稍積矣顧其歸邑雖索居繹其所嘗積
而以自求其通達則其未必不自得其所要
也既得其要則其亦必足以自脩其身以訓

治其子弟乎子弟而及于國又以被其風化
於他邦則安知飫肥之土不爲胚胎夫道德
仁義之教之基哉川崎生最哉論其地書
送并尻生歸省嶮國序而其地書
文化三年丙寅四月余與諸門人謀營一講
堂於宅西其秋八月成名曰弘道館其九月
脩投壺之禮於其堂而嶮國并尻生與焉其
十一月十三日冬至復將脩祭菜及合語之

禮而并尻生會當歸省然以其欲復與故爲
淹數十日卒其禮而行於是門人有惜其行
者以相議乃或曰行則恐不復能來也或曰
否必來矣余詰其曰必來者則曰凡彼藩之
使生久從先生者欲以其聞而以益其所爲
國者也則其大夫有賢者可知也而今投壺
已脩而生與焉則生已得以與通於先王禮
樂之旨焉矣合語之禮則先王取賢歛才之

法之所存而秦漢已下至今胡清泯焉莫言
而其選舉之法乃又世有沿革以今觀之
未有若合語之法簡實中要且其學焉可
以歲月成其材與賢者也矣度并尻生以
其已略通先王之道今更兼得聞禮樂之
旨知合語之所舉法者是其歸以告之
美善於彼賢大夫也必矣則賢大夫寧
有不思倣其法習其禮樂以成材賢
擢用而以輔其政乎然生

學雖已通其大要而至其盡之精微則猶未
矣雖使之任合語之判恐未堪其任也若去
弗復使再來更成其材者是廢前功也以其
若此思之彼其賢大夫使之再來必矣故曰
必來也予以爲斯言或有其理矣方并尻言
乞予贈行因遂爲書其所聞
送膳所大夫村松直方從公赴江戸

序

洪園文集卷之五
直方本嘗從學予於京是以今之行乃亦請
言也予不可不爲盡予言也蓋前今十四五
年其藩有權奸臣數人蔽君竊權布黨肆
已公方多病率不能視朝而奸黨擅意虐
下便私人多切齒而勢不可得如何直方父
無涯君自壯任在保傳心因常愠之頗謀爲
之抑遏奸黨察知竟黜退之命就間隱無幾
而歿其後數年其迹頗露公聞而惡之乃

與公親戚諸侯相共發其奸迹皆糾其罪
或獄或放於是又共議擢直方爲卿任其藩
政初與直方父共謀者並皆材幹之臣并俱
見貶罰或逃或蟄直方及其登揚皆召以復
之而共咨其事乃鋤餘孽舉遺賢罷裨政正
繆法省冗費除浮用度國支于封出絕借貸
於都豪公之羸弱藥而巳之導而善之
公固質良悅從其言是以曾有水災流民屋

田園者及數千而公身跣鞋親巡撫之各
施慰賜民咸感泣他邦亦傳誦其盛德又其
城西山田有陂池大半廢涇水力日減勸
公身執其犁鋤畚簣以厲諸士民自公第
及諸大夫皆赴其役池不日而成得其澤以
及于數千頃云文化三年秋九月九日公
疾召見直方親賜褒辭以積年毗承多有功
勞特賜棊刀一口九月二十八日公疾甚

扶疾遺言直方輔立公第某公子以爲
君凡事皆視宜爲之君二月遂薨公子旣
承大府命嗣位年尚少乃命以其服
詣江戶而以俟後命而直方從焉此其朝
覲若饗閣老若接其公族戚之來賀與今
公之當往謝並皆當仗其有輔導佐相之有
能其他其所用信儀貨幣出入之支數邸宅
廳室簾幕并障爐鼎諸飲食之供具騶御僕

隸厮養執役之人徒亦皆當悉覽詳省以令
之無有一踈脫不完備焉而今直方之往當
以是為其任則其晨夜心身之所於其勞何
如哉然是直方之身所當鞠躬盡瘁以為者
矣且今公尚少矣其所為者易任血氣放
肆也既登為其君以臨其羣下其行雖有不
可而者必畏懼莫敢言者矣當是之時可能
犯顏諫止而以令不失其宜者獨有直方一

人而已此乃其任之尤重所不可他讓者曾
子所謂可託六尺之孤者其亦在斯乎其亦
在斯乎

集書畫小帖序

近時人好集當時書畫諸名家筆跡作小帖
以供觀玩而四方書畫之跡亦彬々益進比
諸舊日率皆非吳下阿蒙云昔者天下方競
戰爭之日豈得以此筆墨為娛乎然則四方

書畫日進一日者專亦以天下昇平之餘化
而然者爾伊勢四日市伊達生亦集小帖近
遊江戶括其書畫名家略已盡之矣因更欲
益集京攝及四方諸家之遺漏者先乞予序
余識生者久矣因為述其志以作之序

予欲贈桃君子深自東都歸出雲壽其大人
序其七十序

庚辰秋九月松江戾文學桃君子深來踵余

門而言願見見而與之語乃某所善讚岐文
學中村文輔後藤世鈞二子皆與君交善而
其遊宴之間語時及某也桃君是以來而見
某而曰家大人今歲年甫七十矣今還自東
都且逮其初度于家矣今夫間巷鄙人之壽
其親尚能廣求其文辭四方以宣揚其所慶
焉有學者之於其親焉可以不如乎余是以
自東都數子已皆求之得若干篇以歸為親

之壽願亦得子之言充于行李是以來請也
乃發其所齎出數篇余讀之諸君子之文皆
如珊瑚木難琅玕火齊諸異寶燁然照耀以
羅陳于前余意挑君歸及其初度也其稱賀
之筵蓋必有以綺饌玉食瓊瑋珍酒之屬極
其珍異以侑歡于其嚴君之前然吾知凡此
數者皆未能如斯數君子之文也蓋以余所
知如中村後藤二子此皆所謂君子之文也

其人皆好學而篤其行也今挑君能擇其交
而與斯二子之列遊而又能以其君子之文
歸以壽其嚴君慶孰大焉如某乃尚黃喙而
學偶及筆翰之事而已行豈有可取者哉文
豈有可觀者哉為之以置之彼數君子之間
則某獨不愧于心乎然挑君今從伏見故紆
途以過而請余文圖其嚴君之娛也勤矣某
尚何辭于此於是不揆鄙陋急就一篇以託

之行李抑欲薦之而在夫綺饌玉食珍酒瓊
單之後列焉云又國朝詩集卷之五十一
高堂薦觴日令子歸自東綺筵添喜色傳酒
蕩玲瓏由來神仙質靈丹初所通紫霞何曾
醉千載顏自紅且開行李卷照看碧玉瞳時
英瓊玖贈輝映互相融字字翔翠鳳和鳴商
與宮此時家庭際佳氣溢高穹錫類吾攸冀
獻壽願得同爲將拙劣筆博笑侑無窮

壽光藤濟父祐齋翁六十初度序

寬政乙卯春正月伊豫今張人光藤濟在余
塾請曰今茲濟父年六十願得先生文以華
其初度予因問其平素答曰濟父業醫少嘗
來京受方於吉益氏既歸行其術多用長沙
之方故人頗憚受其治濟父不爲加阻而執
志彌堅又之以其治多驗毀者皆稍稱其名
今則年益積術愈精此則濟邦人及隣邑所

普知其餘雖不無可道者以似濟之夸飾不
敢以述之先生之前已予曰噫子父之有是
操者是其所以享今壽之由也蓋凡人之夭
壽雖因資稟亦或在其所執守之堅否耳何
以言之人之天資羸弱者慎乎其攝養則其
生可延焉則豈唯人而已哉弊邦衰俗勵乎
其政治則其危可救焉不肖愚人堅乎其謹
則其身可保焉中人庸材勤乎其講學則其

德可進焉矣執守堅則其神固神固則其物
皆壽如子之父視之其執守之所安有成雖
其血氣之盛實可以推知也矧其資質之固
健強者乎且天道福善如子之父以其術之
可以愈人疾故不貳於人言而以竟達其道
此豈可不謂善乎然則子父之壽雖今後安
其有限量乎濟大喜遂請以書其言

壽龜山大夫高階君孺人七十初度序

寬政乙卯冬龜山松蘿大夫寄書曰吾藩在東邸大夫高階某母氏年甫七十大夫與其親戚子弟謀將獻壽于其誕辰凡大夫所知稍能文筆者咸請作其侑歡之詞願爲製一篇以致之東邸予嘗與大夫一再相面然而其日並皆當廣衆之座乃亦徒於杯酒酬酢之間言笑諧謔以同半日之歡而已未嘗得促膝抵掌以交吐情款矧得及文雅之談乎

是以予未審知大夫之爲人也因復以書諮之於大夫大夫則報云大夫幼亡其兄因爲繼嗣先公嘉其爲人命爲近侍朝夕承事敬順有恪及公爲僧祀監擢以爲喉舌之任夙夜竭慮勤績實多而大夫爲人寬裕溫雅雖以其殊技無驕矜之色常務謙挹而政專慈惠衆皆欽仰倚賴之及公捐館今嗣君尚幼則命爲保傅去歲冬乃直陞爲

執政云余於是始知大夫之獲歷又以謂大
夫今之任執政者此殆欲俾大夫所保傅
嗣君者不唯於其邇者而更於其遠不唯於
其小者而更於其大者也如是其重矣乎則
余雖不文安得不爲一致其祝辭於是乃稱
觴東嚮以遙祝曰秩祿加厚以壽其母永延
其慶保之黃耆又祝曰何保何師孝思是宜
維其所導脩爾藩規又祝曰孝慈則忠勿限

厥躬願令錫類以及爾公

壽高橋大夫大孺人八十初度序

文化乙丑秋八月龜山大夫國府君以藩役
來京謂余曰高橋子大孺人年已及八十高
橋囑余乞復爲之壽序不知可得肯賜之乎
否也余曰諾退將撰屬國府君曰彼大孺人
之壽躋八十雖復長一紀而其壽一也余聞
前七十時先生已爲之序而今亦爲之無乃

洪園文集 卷之五
不堪其雷同乎余曰否不然也自高橋大夫
參政省官冗職完士俸祿出令有常國用克
給是數事者雖非其所能擅定而殆其所首
建而以得之者然此其事關機密非余可敢
妄揣也然余且觀高橋大夫之為人公不塞
私而私不揜公寬能容衆而執法不回身屢
趨役而不以爲勤事或亟迫處有餘閒好學
尚古能與衆和貌若無爲其事自行豈古所

謂簡而要者歟且高橋君其身近常客於藩
於他邦則其事大孺人昏晨固闕然以君之
爲人想之其令家人奉養能常莫失其歡心
如已居其家者可知也又其令大孺人能以
已不居其膝下而常安其在遠之所爲者可
知也然此徒言大夫於其親之孝也已若夫
大孺人其壽已躋七又躋八則非天錫之福
固所不可得者而余竊亦思之夫高橋大夫

之所自爲余不知其詳而已推其美於君則
余知藩上下內外之心其亦皆安於其所爲
而悅於其所出矣此其所安悅天無乃不安
悅乎夫已有安悅之心則於大夫之所朝夕
慕愛祈求者其亦以錫之其人也必矣然則
其大孺人自今已往更復躋九躋百不可知
其窮已者而某之所以每紀而以頌其福亦
奚其有限極乎是爲序

淇園文集卷五

終

